

西吉和银行大盗

〔联邦德国〕亨利希·克劳斯著 廖君贤译

海燕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我是一个想当侦探的男子汉。本书所写的故事，是我十二岁时两次与凶恶残暴的罪犯斗智斗勇的经过。

我不想向你们保证：本书的情节是如何曲折复杂，惊险离奇，语言是如何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还是请你们看完本书以后，自己下结论吧。



	西吉和银行大盗.....	(1)
目 录:	西吉和罪犯.....	(97)

	XI JI HE YIN HANG DA DAO
MU LU:	XI JI HE ZUI FAN

XIJIHE YIN HANG DADA O

西吉和銀行大盜



1

一提起今日的青少年，大人们就总是爱唠叨、挑剔。其实，他们所受过的那点儿教育，我们彼此心里都十分清楚。所以，他们用各种手段来愚弄、欺骗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也不会上当。他们想把我们培养成为出纳员、油漆匠、经理，甚至是教师，但不是体魄健壮、思想敏捷、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印第安人的酋长或牧童，而这些才是我们大伙儿梦寐以求要实现的愿望。最要紧的还是，大人们必须赶快停止对今天青少年的诅咒，因为今天成年人的问题远比我们青少年严重得多，也危险得多。要了解大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难，只需打开每天的报



纸，旋开电视机、收音机的开关，就能够明白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因此，如今的女孩子，怎么也不会去冒险。

我不是女孩子，而是一个男子汉，今年已经十二岁了。可惜的是，我们班数我最小，但我绝不是一个弱者。我的名字叫西吉·乌尔勒，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叫我“红西吉”，因为我的头发红得象一团火，满脸雀斑，鼻子朝天，两只眼睛蓝得发绿，还长着两颗外露的牙齿。我实在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

的。我现在就住在贝尔塔大婶——我的教母^①家里，就是说，她要给我洗礼^②。她还必须在复活节和新年的时候给我送点礼物呐。

她肥胖臃肿，最胖的地方是前面的上部和后面的下部。她的丈夫埃特莱因大叔，外号叫“土蜂”，象金龟子的幼虫又瘦又白。他好象很不乐意我去拜访我的教母，因为当在他家的时候，教母几乎禁止了他的一切业余爱好。因为他是私人侦探，所以总想逮住犯罪分子。他希望我赶快回家去，还因为我常常爱捉弄他。昨天我就把他的眼镜扔进了咖啡壶，害得他到处寻找。别看他是一位出色的侦探，但等到在咖啡壶里找到眼镜时，我们都吃过了早餐。

埃特莱因大叔曾试图用各种诡计想从我嘴里抠出一句供词，可我就是什么也不承认。他甚至拿着床拍子，气势汹汹威胁着要打我，但我一点儿也不怕。这时候，我的教母便说，我既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歹徒，也不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侦探。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我对此该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职业的选择，正如结婚一样，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要是人们娶了一位胖得俗不可耐的妻子，或者碰到了一位总爱挑剔的顶头上司，那就意味着他一辈子受惩罚，既不能心情舒畅地好好生活，而又必须象天下最蠢的笨蛋一样，总是听命于他人。

今天我没有再去藏眼镜，而是在我教母的拖鞋里放了一

①教母，基督教行洗礼时为受洗者设置的女性保证人和监护人（男性称教父）。——译者——

②洗礼，基督教接受人入教时所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把水滴在受洗人的额上，或将受洗人的身体浸在水里，表示洗净过去的罪恶。——译者——

只死青蛙。我心想：当教母把脚伸进拖鞋里时，她一定会尖声怪叫起来。果然不出所料，她惊恐地大声哭喊着，象救火车的警报器。尽管我一再向她保证我没有罪，但她仍对我气势汹汹。

“别做戏啦！”埃特莱因大叔怒不可遏地说，“这个不可教诲的顽童，明天就必须滚他妈的蛋！”

“给他父母打过电话了吗？”我的教母问。

“打过了，贝尔塔莱因。”他余怒未息，咕哝着。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他们笑了。”

我完全知道，我的父母亲为什么笑。我的教母总是认为，我的父母亲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戒掉我爱捉弄人的习惯，实在是一件憾事。而他们夫妇俩似乎早就成竹在胸，知道该怎么办，并在我身上做了尝试。埃特莱因大叔曾一个劲儿地点头赞许，邀请我到他们的别墅里做客。他家楼下住着有三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的另一家人。

我不能和那个男孩子一起玩。早在我来后的第一天，那个男孩子就想对我动手。因为他相信，他长得比我结实。其实他只不过是稍稍长得比我高了一点儿。尽管我事先一再向他声明，我不是好惹的，但他还是用肩膀来撞我。

“你不是有锈迹斑斑的鬃毛吗？”他问着问着，就伸过手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

“我的头是用钢做的！”我怒吼着，打了他一拳，“你可以在这上头碰断你的绘图笔！”

当他再问我爸爸是不是一只家兔时——因为我有两颗外露的门牙——我用捏紧的拳头在他的下巴上狠狠地擂了一拳，他一个趑趄向后翻了一个筋头，接着我朝他的两只眼睛中间又擂

了一拳。他的一对眼睛马上肿胀起来，渐渐地变成青蓝色。这时，他勃然大怒，不顾一切地扑上来，用双手紧紧地卡住我的脖子，同时把我按进发汗箱里。糟了，要是没有新鲜空气流进心肺，没有血液输入大脑，人们就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想到这里，我猛一伸手紧紧揪住了他的裤裆，痛得他象被杀的猪一样嚎叫起来。要是真的把他宰了，也许他会叫喊得更厉害些。这时候，所有的人都跑了过来，他象跳战争舞蹈的印第安人，来回蹦跳着。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失败，彻底的失败。

“是哪一個讨厌的家伙？”他的父亲——一位刑事检察官——恶狠狠地问道。

“贝尔塔的教子！”埃特莱因大叔一字一句地说着，嘴角也用劲地往后拉着，看起来就象条十足的叭儿狗。

这位刑事检察官感到十分惊奇，我竟然是一个受过洗礼的人。埃特莱因大叔赞许他的惊奇，其他人也一个样，都异常轻蔑地端详着我。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公平，人们总是喜欢谴责打了人的人。这些成年人也毫不例外，他们当面骂我们，但他们又惊奇，我们为什么总爱捉弄他们。我们年纪确实比他们小，但有更敏捷的思想，而且心地纯洁善良，因为我们的大脑还没有去想过如何赚钱，如何才能获得比邻居更宽敞舒适的花园洋房和更豪华更有气派的小汽车。为此事，他们彼此弄得精疲力竭，直至他们得了心肌梗塞，甚至为此而死去。

2_{ER}

我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进洗脸盆，我用双手使劲地拍水。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就以为我是在用心洗脸。要不这样，埃特莱因大叔就会指责我那肮脏的脖颈。我这样做了，他准会说，我的脖子干净得发亮。从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上，人们就不难发现，一些成年人是何等的愚蠢。当我用毛巾擦干双手的时候，我听见他们俩又在说我，我猜想准不会是什么好话。

“我们可以陪你去。”埃特莱因大叔说，接着又小声小气地补充说，这些话我似乎不应该听到：“但我们必须管住他。”

“这样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我的教母叹息道。

当他们告诉我要去买东西的时候，我断然拒绝到商店里去你碰我我碰你地来回闲逛，那是极度的无聊：既不允许触摸商品，又不能随意奔跑蹦跳。于是，我突然使自己变得全身僵硬。这一下可吓坏了他们，他们开始对我进行冗长的劝说，而我用一个妥协的建议打断了他们：“请允许我带上施特鲁普。”

这又引起了贝尔塔教母和埃特莱因大叔之间一场无休止的空谈、争论，前者同意，后者担心施特鲁普有可能将我那本来就有限的几分聪颖都丢失了。我早就料到该是什么样的结局，因为女人总是有理，她们有尖得出奇的嗓门和善于唠叨的长舌头。往往是男人说一句，她们说十句，而且声音加倍的响亮。在学校里也是这样，一位女教师提出的十个问题，象我一样勤奋的学生也只能回答其中的一个。

施特鲁普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只雄性豚鼠，浑身长满起伏的黑白相间的皮毛。它总是爬进我的衣袖，喜欢呆在我的衬衣下面，那是因为它跟老鼠一样，总爱躲在黑暗里，也是因为这些成年人睡觉了也不让小动物有片刻安宁的缘故。

我的教母终于成了这场争论的胜利者，允许我带上施特鲁普和他们一道去买东西。我们首先到副食品商店，然后到服装商场。为了使总是在监视我行动的埃特莱因大叔疲劳困顿，作为策略，我一反常态，言听计从，规规矩矩。这是何等的艰难，因为他毕竟是一名侦探，总是在严密监视着每一个人，有时甚至是小偷、强盗或杀人犯。

在肉铺时，他终于打起了呵欠。我发现，他不再象先前那样老瞅着我了。我从地上捡起一块带有小钩的商品名牌，也许是从柜台上掉下来的，上面写着四个字：“上等火腿！”在埃特莱因大叔又打呵欠的当儿，我轻轻地把它挂在我教母的身后

——她最胖的地方。教母没有发现，大叔也没有发现，就是肉铺的其他人也没有发现。但是，当他们发现之后，都高兴得哈哈大笑。

我的教母和埃特莱因大叔对人们的这种高兴劲儿感到惊奇，因为这些人先前并没有这样笑，只有在某个人发生了什么可笑事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走过了整条笑声朗朗的大街，因为我教母肥厚丰满的臀部成了别具风味的上等火腿。她慢慢地似乎有所猜疑，但也只是在一位教士走过，回头发现并读了这块名牌的时候，才告诉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下流地称呼一个女人的臀部，该是怎样的一位厚颜无耻的家伙！这时候，她圆睁怒目，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我说我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也许是偶然碰巧的事情。

我的教母和埃特莱因大叔不能在大街上发火骂人，只能一边摇头叹气一边做着愤怒的鬼脸。象这样的成年人压根儿就不能在大街上行走，只配呆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当我故意夸奖埃特莱因大叔是一位有名的侦探，曾经抓获过许许多多罪犯时，他气得把脸儿拉得老长老长，连脸色也腊黄起来了。我的教母又在一旁说，暗中监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儿似乎有点笨，但也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而不至于给他的教母丢脸。这些成年人说的总是有理，哪怕是说错了的。

“你还要办点什么事吗？亲爱的贝尔塔莱因。”埃特莱因大叔问。

“我还要去银行取点儿钱。”她满脸怒色地答道，“我们要为这个调皮鬼买张车票，这样，我们对他也就仁至义尽了。”

3_{SAN}

在银行里，我坐在长椅上等着教母取钱。埃特莱因大叔紧挨我坐着，他呼出充满酸腐味的气体，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有点恶心了。为了不再伤害他的自尊心，对他的恶臭味，我只字不提。但我想，要是我自己也施放点恶臭味，也许会好一些。于是，我悄悄地放了一个无声臭屁，小小的但臭气熏人的臭屁。埃特莱因大叔再也坐不住了，急急地站了起来，在一个可以监视我的位置上重新坐下。这时候，我要和施特鲁普玩玩，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危险了。它情绪很好，不断地唧唧欢叫。这种动物比一个只顾自己、而其他人稍有不是就狂躁发怒

的人，明显地热情多了。

三个蒙面人突然从玻璃门外冲了进来，看样子是闹着玩的，我看见他们的怪模怪样心里直想发笑。但是我马上就发现，此事非同一般，他们每人手里都握有手枪，还发出扳动枪机的噼啪声，一块玻璃也被他们打碎了。他们大声吆喝着：任何人都不允许乱说乱动。出纳员赶快把钱从仓库里通统搬出来。在场的人都把手举得高高的，害怕得直打哆嗦。有几个妇女已经开始哭泣，一个胖歹徒拿着手枪在她们鼻子前挥舞，并且叫嚷：谁都不准出声。几乎所有的人都乖乖地听着，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曾经想过，我是不是可以捉弄一下他们，和他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或者跑出去报告警察局，将他们逮住。但是，埃特莱因大叔马上发现了我的意图，向我低首耳语，千万千万不能去惹怒这伙歹徒，因为他们个个凶狠残忍肆无忌惮，哪怕是对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也不会客气。这时候，胖歹徒向一盏枝形吊灯开枪射击，以此证明他弹无虚发，百发百中。枝形吊灯哗啦一声掉了下来，差点落到我的教母身上。她没有发抖，一个劲儿生气，好象恨不得要狠狠地揍歹徒们一顿。

一个瘦歹徒纵身跃进柜台，向出纳员——前额上已经挂满了大颗大颗的汗珠——走去。他夺下钞票放进钱袋，出纳员还必须把保险柜打开，以便他把钞票洗劫一空。这时，从街上涌进越来越多的人。第三个歹徒，也是个瘦个子，用枪指着涌来的众人说：必须静悄悄地站到墙边去，否则不客气。他边说边把手枪抛向半空，随即又接在手中。众多的人竟象孩子般乖乖地听话，自觉地站在墙边。宛如做父亲的白受了一场顶头上司的气，又不能说他是个什么样的笨蛋——那事关自己的生计——不得不在家里发发火，而家里人谁也不敢吱声一样。做父亲的只

可在家里骂骂自己的孩子，当他的数学或拉丁文——一种不通用的语言——得了个坏分数时。其实，这又是何等的荒唐，要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去钻研这种连成年人都不容易掌握的语言。

这家银行的职员和几乎所有在场的顾客都害怕得发抖，直打哆嗦。情况也确实异常严重，人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由于害怕而尿湿了裤子；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该做些什么事，但就是不知道做父亲的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连小小的动物施特鲁普也不再唧唧欢叫，静静地躲在我的衬衣下面。一个小小的动物对危险尚且有如此敏锐的感觉，不象那些个相信一切问题都能用思考来解决的人那么笨拙。

歹徒们抢劫得非常稳妥、快捷，好象他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多次的训练，成竹在胸，信心满怀。那位瘦歹徒，往钱袋里装进了许许多多的钱，直到鼓鼓囊囊的钱袋就象我教母身上穿着的裙子。然后，他从柜台上爬了下来，但一只脚给低矮的栅栏上端勾住了，轰隆一声跌落下来，擦破了鼻子，血流不止。也许是憋得难受，他索性把蒙面长袜摘了下来。对他来说，这自然是一种冒险，因为警察只要知道他的长相，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逮住他。

“你为什么这样咧嘴傻笑？”他向我大声叱问。

“别理这臭小子！”胖歹徒说。

“起来！快点！”第三个歹徒对我尖声地吆喝着。

“拿他去做人质！”

他们不怀好意地盯着我、施特鲁普以及它爱吃的胡萝卜。我心想，我这一回大概要给他们抓去做人质了。要是警察追捕他们，象电视里的那样，我的父母双亲出来四处寻找我，歹徒就准会威逼着要杀死我。想到这些，我就不再开口微笑。

了，只好忍气吞声，并且突然感到一阵晕眩。

“这绝对不行！”埃特莱因大叔说。

“为什么？”胖歹徒提高嗓门怒喝道。

“他还是个孩子，我们对他负有责任！”

“这样就更好！”

他们向我走来，埃特莱因大叔挡住他们，大声嚷道：加害一个孩子，简直是卑鄙下流。但他不能再说下去了，有一只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第二拳又打在他的肚子上，以至他要张大嘴吸气，接着的第三拳又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他已不能作任何反抗、还击，颓然倒地，躺到了一边。但是，非常非常突然，那位胖歹徒也躺到了埃特莱因大叔的身边，原来是贝尔塔教母投掷的玻璃烟灰缸打中了他的脑袋。我惊叹教母投掷的准确，更佩服她那临危不惧敢作敢为的大智大勇。

我的教母和两个瘦歹徒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花盆、花瓶和各种各样的瓶子在他们之间穿梭飞舞。当他们朝她开枪射击的时候，出现了一阵可怕的喧嘩。所有的人都异常敏捷地躺到了地面上。但是，歹徒们没能逮住我的教母。她一个跳跃上了窗台，撞开紧紧关闭的窗户，跳到院子里去了。碎玻璃在她身后发出一阵哗哗啦啦的响声，她转眼就不见了。我心想，她一定试图去报告警察局，阻止这伙强盗把我抓去做人质。歹徒们找不着我的教母，就把还在冒着青烟的枪口对准了我，其中一支直指我的脑门，严令我扛起钱袋坐到小汽车里去。另一个歹徒去拖胖歹徒，他还在流血，昏迷不醒。这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街上一切如常，熙来攘往的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伙歹徒都摘下了蒙面长袜。我发现这位胖歹徒已经老了，其余两个瘦的，有一个竟然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子，金黄色的卷发，蓝